



活所遺葉  
十八

和16  
1371  
5



和  
1971  
5

活所遺藁卷第七

石菖蒲賦

石菖蒲之至靈兮終古昭乎篇章維玉衡星之所化  
兮嘉雅頌而惡優倡炎帝以藥入草經兮烏霜鬚也  
痊膏直復聞堯時之薤兮百陰感而為昌陽且夫九  
疑仙之採九節兮邂逅中嶽于漢皇或服於玉笥山  
或餐於番禺之澗兮安期之與梅子白日而飛揚矧  
張后有身武帝兮吞空花以興梁如今吾愛斯盆中  
物兮非為彼徼幸之多方唯所愛其根如千歲之盤  
蚪兮其葉如虎鬚之長絡石而自榮兮貫四時而酷



古行遺藁  
卷七

法身遺集 卷之七  
七  
蒼且飾東軒之日影兮夕會西窓之風涼汲寒泉而  
一澣兮何其清氣而餘香吁瀟灑神奇不可殫述兮  
惟憾吾筆之欲走且僵

自敘賦

何幸余父好學兮自余髫髻就鄉里之皓眉年十四  
儼裝於洛師兮謁二三名士而學佔畢與唔咿繼歸  
西蜀之姬山兮悲矣才十六而不得承順母之慈越  
明年遂有室於銅駝坊兮書樓客舍兮鱗甲參差何  
幸壬子之冬余十八歲兮獲辱觀惺齋先生百世師  
寔天縱之真儒高風兮迺著諸文章及歌詩維甲寅

之夏從父瞻富士山兮初拜 暮下爾後乘戊午之  
秋風兮肆雙瞳乎廣莫之武藏野明年秋先生忽焉  
捨館兮惜乎玉碎而不如全瓦獨讀書之志耿耿兮  
逐曠篝燈而未曾休治生不知以家資殫兮想救饑  
而無由輒應其太守之招兮歲之癸亥適肥後州信  
若鳥倦而不擇木兮豈遑乎道與名之謀幾回觸雷  
霆之怒濤兮屢罹擗折撓摧之憂如此而入往來兮  
矧乎歲涉東路之酷脩仰愧出幽之黃鳥兮庶幾見  
機之白鷗山妻關氏取終于戊辰兮亦走西極與東  
阪已已已暮而歸弊廬兮斷然決靖處之籌諸兒共

庭樹能長兮舊知與年華不留其慮多事須一身兮  
歲壬申而復有繼室已而居閑食不足兮繫前修之  
所述於是乎侍講於紀邸兮筮仕之歲在甲戌實逾  
南紀之連山兮歷覽三神及徐福之祠堂吁先師數  
遊之國兮山河亦增其芳浙可接突未黔兮亦復東  
走觀螢與霜丙子則過信州之鵝湖兮躋下津毛之  
二荒丁丑則自武江赴西蜀兮此是因聞弟某之喪  
今年已卯患目疾兮發武江而歸洛陽熟數二十八  
往來兮何時而吾髮已黃仕止原難豫定兮年壽亦  
難豫量烏掣所聞於先師所見於羣籍兮詎不有一

得之狂雖然世無敢有一人勤下問兮恒畏道聽而  
塗說之典章只須數十法帖以遺喜怒兮萬卷藏書  
以送餘光豈肯犯以暗投珠之非時兮邁三獻則足  
之不祥奚往而非十五城之僞言兮儻有趙璧兮不  
若懷抱以深藏

元日大雪賦

維壬午之元日兮未曙兮窓全白起看庭樹與屋上  
兮苟積雪之盈尺憶在北越而不爲大兮洛陽罕視  
若斯之積自古以爲豐年之兆兮豫知有連雲之宿  
麥於戲常時而小雪兮昔人上表而賀兆民之澤何

泃可遺稿 卷之七  
矧乎遇三元兮天固應試文才之碩伊余髮已晞齒  
已齷兮不肯嫺它事耽于典籍雖然筆不生花病眼  
生花兮對茲皎皎亦有何適

與林光上人請改彼墓書

是歲九月十有二日正當先師之期月余雖不肖也  
不忘其舊吞悲揮淚步自家塾拜先師之墳於上人  
之寺實年光之易流也蕭蕭乎宿草寥寥乎竹風雖  
無半面之識者豈有不興懷於茲時乎而况聞其言  
荷其惠者乎拈香事終猶未忍去矣傍有一墓其制  
與先師同其間不能以寸不知何人之墓也余念有

所據後有人來而言者彼墓醫道安之父而毛道底  
凡夫之中殊甚者也有彼與妙壽院合葬之義乎予  
聞之不然焉云汝貴耳之謬也在此則有祔葬之禮  
有從祀之議在彼則有葬某祖師之塔右者彼以為  
盛事上人及安也親炙於先師而朝聞斯言夕讀其  
書之人也縱令安也溺於愛父欲有斯舉上人豈聽  
之耶汝貴耳之謬也聞者有人又云安之父之墓也  
於是乎遂有曾參殺人之告及三之疑吁其實乎僭  
哉超乎三家之雍徹忍于八佾之庭舞不能不拊膺  
而嘆之也伏惟先師生于國朝二千載之後慨然留

神于斯道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獨步萬世辟立  
千仞生而不牛驥同皂死而欲蘭蕙同晷故遺命云  
葬時兩亭之鄰亭者何京極戶部之墳也戶部者誰  
先師十二世之祖也亭何在近于上人之寺方今興  
叢林之清規提衲子之文章者有待于上人矣而上  
人之所爲若斯是豈先師遺命於上人所望於今日  
哉然在先師則不緇不磷至若吾輩則不能不盡鄙  
言而贖上人所謂不獲已也或曰斯罪首于安之心  
矣何上人之責爲余云安之爲人不足責也亦書趙  
省弒君之微意也凡事之善也有易行者有難行者

行其難者大賢也不行其易者下愚也行其易不行  
其難者中人以上之人也安真非有勢者則彼墓之  
沿革豈在其難行者乎人之秉彝也誰不知薰蕕而  
香臭人之於彼墓也誰不怒且唾矣安也知愛父而  
不知愛父之理君子歸之不智歸之不孝安亦人子  
也有泚於余之吃吃之言耶非耶且人非聖人不敢  
無過能改之爲貴伏請上人與安謀遷彼墓於他山  
否則當時貪僧賣埋地之徒耳仰冀先師之靈鑑之  
元和庚申某月日那波某白

與諸君書

凡在天地間無物不備生生之理故鬱結凝聚于中必形于外草木紅綠於華葉丘山墳起於原野龍虎吟嘯於風雲古人文章於筆墨皆出不獲已自然之勢也然人非至聖大賢其鼓筆舞詞之間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讀之者之評議斷案亦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同志相感乃謂疑荀卿文學伯夷傳觸忤相謗乃謂才如韞線或至於自註若此事故森森乎類書今余之告諸君必謂才如韞線理不通當世吾聞盡已謂忠如心謂恕余復不辭其謗今諸君或富家兒而免魯齋治生之教或不富不貧而有堆案之書或縛

於薄祿而無貪婪外飾之風俱有勤學日進之地又忘余頑而遊則其志可知矣然未見通一經作文章不能無功虧一簣之憾在今則俗友來往日喫白茶酒後耳熱在後則依劉惡少慕蘭時醫希顏妄人草木同腐犬豕齊斃泯滅于後世余不為諸君取焉余已老矣眼疾屢發已為一廢人諸君懋哉已卯冬十月某日某白

荷墓研記

研之於文房也四友之一矣而其可最愛者非研耶故好事者莫不寶惜焉事故之可言載在黃卷措而

不議吾豈聾人之耳哉凡器之爲用中華是貴以其  
刺畫之不凡與異域之遠來乎余買得一研雖不知  
歛端之別實中華之產也其色紫而黑而有黃點潤  
而甚重硬而能發墨乃鏤二荷葉及一小蝦蟇彫琢  
古雅可喜可玩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厚薄廣狹可不言而知蓋盡研之美其何加焉且復  
譚製造之寓意研其聽之一葉仰而指天則十丈之  
船太華山在此乎一葉俛而臨于無地其葉中爲淵  
瀉下一盃露則筆下有香字者乎二莖爲隄防其頃  
爲耕田則錢塘之偉望十里之荷不移寸步可以想

觀蝦蟇之踴躍也乘華山十丈之船飛騰而不休暇  
天之眼睛欲以下玉川子之涕泗乎不然則食金莖  
之香露登仙月宮欲以趨姮娥之跡乎何一研之微  
而逸興之多端若斯哉乃踰荷蟄研以爲文房之長  
物嗚呼噫嘻箇古研經歷幾許歲月老却幾許幼艾  
磨盡幾許主人總不可知焉由是觀之余磨研耶研  
磨余耶是亦不可知焉天下之至愚無一非石昌言  
之墨萬事一笑請高著眼是爲記元和壬戌七月廿  
八日

妙難思研記



活可遺集 卷之十 七  
好事者陶土作研其形爲經卷半開之勢其側彫妙  
難思之字巧余爲記余則名曰妙難思研此蓋摘法  
華經我法妙難思之句然余非浮屠者請以吾所聞  
辨之若夫輪扁斲輪魯班施巧庖丁之解牛九方之  
相馬易牙之口師曠之耳離婁之於明廬扁之於醫  
顛張之草聖吳道子之繪事李將軍之善射淮陰侯  
之善戰及語其妙則無形聲之驗雖曰一材一藝有  
難思議者矧乎佛之爲法也儒老並稱爲典籍也幾  
數千卷爲教化也瀰漫天下不啻了今世事而已識  
乎前生之果因必乎來世之成佛其妙豈易思議耶

是故判諸研爲日用之工夫其心亦勤矣無時無處  
誦妙難思之言則大悟妙法者無日矣然後其徒相  
稱曰善哉余有一語或問鄒孟氏浩然之氣答以難  
言也先儒皆爲知言他日若有知浩然之難言則與  
妙法之難思爲有異同耶爲無優劣耶於是乎如余  
言何爲哉必有躍如矣記以贈之丙寅四月朔日

陶研記

陶研不古之聞焉蓋瓦研屬也然其愈遠矣何哉凡  
瓦研之愛也無過未央銅雀者故掘遺址得半瓦如  
獲拱璧夫愛其制治之美乎寔高帝之君臨天下曹

操之虎視宇內震其餘威管築宮臺宜至一隻瓦無  
不精緻雖然不必若陶研之埏同鉛膏質齊鐵石聲  
等金玉何則彼所事廣而此用力專也理勢不能不  
然抑亦愛二臺之主人乎古謂愛其人者愛及屋上  
烏况屋上瓦乎雖然未央宮成於賢相之累或曰高  
帝之明遭蕭何覲焉勞苦數歲宮室過度之言出於  
口不行於躬下于爲仁不熟者數等此漢家君臣之  
所以赧顏於九原之下而君子不欲觀焉銅雀之臺  
縱老賊之驕爲遊妓之場遺臭餘垢凝滯不除此忠  
臣義士之所以愧惡而碎瓦於千歲之後者必矣以

是論彼二瓦几案之上聖賢之書豈得一日之間位  
儷哉陶研之愈也其不遠矣乎復篆荆清白傳家四  
大字以自警於是愛玩不已書以副研丙寅四月記

### 三峯石記

第四度之西征泊船豫州菊間濱採青螺弄綠蘋坐  
白沙暫忘蓬底之窮居乃復獲一青石淘于浪鑿于  
潮幾世幾年自爲三峯之狀即命曰三峯石色潤形  
奇可以置窓几之間先是防州島尻湊拾得白石圓  
熟者數千顆因思鋪諸四面則豈不必得似白浪中  
之遠島乎哉他年懸車掛冠之日能記憶西遊之壯

觀者捨斯石何有耶昔蘇老泉家藏木假山有三峯  
自比三蘇予非景慕之題名之偶有然耳雖然予亦  
有二子若有髣髴於三蘇之萬一復非固辭之在汶  
上者戊辰五月迅筆於舟中

面面石記

紫陽病夫性甚嗜石志之所通得箇盆石請予名與  
記予懶慵不顧然病夫口之不置無所堅辭熟視而  
念之一面則有山上有水之象君子反身修德之心  
可以仰慕矣一面則有千仞之岡可以振左太冲之  
衣一面則有三級之龍門可以望李膺之高一面則

有虎可負之峒暗想馮婦之遭笑竒態怪質不可殫  
述名曰面面石庶幾名實之相為賓主矣復謂病夫  
曰古有泉石膏盲烟霞痼疾者病夫之病無寧類此  
乎然則茲石也聚泉石之英吐烟霞之景不遷寸步  
旦暮遇之彼膏盲痼疾不日可痊則又謂之藥石可  
也病夫為奈何病夫者何人大木蕪延也戊辰孟秋  
記於紫陽之官舍

西園寺記

按相國藤原公經嘗夢北山有靈區昔源氏中將厭  
壙之所也造堂奉佛則必期二世之安樂而今也伯

三位資仲采地也故以尾張國松枝地易之營寺彌  
西園寺本尊安如來善積院藥師功德藏院地藏菩  
薩池上作妙音堂瀑下置不動尊斯不動尊來自攝  
津國其篔笠見在寶藏石橋上建五大堂成就心院  
奉愛染王令行不退轉祕法寶樹院瑠樹院無量光  
院剎彌院如來二十五菩薩北構堂公經常居焉山  
之峯山之麓盡植白櫻歌以吟之荊棘瓦礫之荒蕪  
變為輪奐甃石之壯麗况乎攢怪岩栽異樹鑿曲池  
掛瀑布貯漣漪籠珍禽畜奇獸寄良田度千僧聚嬖  
妾浮于御堂關白之法成寺其男五人實氏稱常盤

并相國實有稱勘解由小路大納言實雄稱山階左  
府實材任中納言實藤稱室町大納言其女二人姊  
為准后攝政道家之妻藻壁門院教實良實實經將  
軍賴經等之母也妹亦嫁關白教實四條院之后宣  
仁門院之母也四條院則藻壁門院之子也其子為  
僧四人實助道融尊慧行安各極方外位其孫十二  
人公相公基公持公藤公宗公雄公守公尹公方公  
行公重公信俱為納言攀三槐其女孫十一人或為  
皇后或為攝政妻所謂姑子大宮女院而皇后于後  
嵯峨院產後深草龜山兩帝傳寶祚於無窮所謂公

子後深草院之后而號東二條院大宮女院之妹也  
所謂惜子侍後深草院生伏見院玄輝門院是也所  
謂京極女院原子者龜山院之皇后宮後宇多院之  
國母也所謂中君侍龜山院而生女宮所謂顯親門  
院寵於伏見院而生花園院大宮東二條實氏之女  
而京極玄輝中君顯親實雄之女也其孫爲僧八人  
道勝道耀守助了遍守慧慈順有助守譽亦登彼官  
其妻一條中納言能保之女而總追捕使源賴朝之  
姪也由是有因於北條義時外孫賴經得爲征夷將  
軍凡光明峯寺之多福亦依婦翁也其後世登后妃

之位者公相女今出川院爲龜山院中宮公守女爲  
伏見院後宮實兼女三人永福門院者伏見院之寵  
后也昭訓門院者龜山院之愛姬也禮成門院者後  
醍醐之皇后也公衡女廣義門院寧子後伏見院之  
后光嚴院之母也實衡女愛於光嚴院實俊女仕後  
醍醐生世良靜尊夫有外戚以來未有如此衆且榮  
者邁于御堂關白之榮華也遠矣或曰奉西域之鬼  
之所致耶夫復偶然耶抑亦積善之慶而上帝之所  
祐耶媚於北條氏之所然耶世世燕趙之佳人耶俱  
不可知也吁戊辰臘月讀增鑑于武江迅筆如右

靜觀堂記

和田宗允不以余爲弗類求靜觀堂記於戲題哉靜觀之名矣感君臣之義也懷父子之恩也思夫婦之別也豈得非由靜觀而然耶非彼躁思妄意者之所企及也若夫讀經史而不得其意論人物而不得其正辨異端而不得其真敬鬼神而不知遠之與朋友交而不憶其情視禽獸蟲魚草木而不感其飛走岐行喙息生長開落之狀仰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雲霧而不察其所以運行寒熱代謝動靜明暗伏起之故皆不靜觀而然者也由是言之靜觀則致知之術也

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復其初之謂乎宗允今以靜觀名堂今予作記置諸座右則知致知之術至矣它日行而宜之吁其可期焉宗允字子誠十五歲讀書東山二十二歲從吉田素菴聞惺齋先生之風已六年矣其志可知哉寬永甲戌閏月迅筆于伏見御香宮之僑居

至樂窩記

夫物之幸不幸也賢不肖之不及智愚之不測癡黠之不期華鄙尊卑富貧親疎之分剛柔勇怯勤惰之異皆不與焉固若有數存乎其間而不偶然者予西

鄧之卑人也家世非博士之業性亦急而惰癡而自  
黜是故豔顏貌婉言語設宴饗造茶寮凡遇今權貴  
之事莫有一得于已者然移居平安銅駝坊積書萬  
卷行年十八謁惺齋先生聞性理文章之學三十而  
承乏侍讀之職應肥後太守之招四十而見紀伊府  
君爲從官泛西海踰南山攀緣信濃之棧道棲止與  
別之西嶺易寒暄于武江邸中不知幾回屋矮煙熏  
眼翳身疲三年于今矣府君慈深恩大徵僕子守之  
從事於顧問僕養病之暇讀書屬文因謂人之文繡  
芻豢不享余之秃筆乃擷歐公至哉天下樂終日在

几案之句換新銘名至樂窩昔榮啓期喜有三樂李  
延平亦有似之之言余兼併六樂而讀書之餘樂則  
剡溪之藤徂徠之松不可殫述也然則嚮之癡也惰  
也果爲幸耶果爲不幸耶辛巳六月七日某記

寸碧軒記

古人之構屋宇也備於風雨霧潦然其制不能無天  
子庶人之等級逮殷之衰也峻宇雕牆則武王數其  
罪未央宮極壯麗則漢祖怒其大臣文帝乃愍破中  
人之產不造露臺帝宮猶如此况凡民之一戶乎方  
今洛陽愚民之富者如富者之於居室也漆柱而畫

僻彫剗其牖七寶其飾欄干則鑄狸首之斑然架棚  
則剗外國之美材山節藻掄不足言焉礧礧石如玉  
盤竒花嘉樹聚於數州小金谷小平泉無家不有焉  
玲瓏照映惟驕是極予友富部氏之客舍亦若無所  
異於愚民之習俗其所異也愛山與讀書而已是故  
見逸岑出於東鄰屋舍之罅隙則擿韓文公句名寸  
碧軒固如一拳石如霧中花如雲間之孤月譬諸衆  
師之錯雜一夔足矣全鼎之鹽梅一齏知矣然愛山  
之意不已則擴充而想像太行千里之翠到燕山而  
不休富士層霄之雪揜十五州而尚白岱宗萬仞之

青過齊魯而未了者蓋爲眼中之有讀書亦如此僅  
知駢字而自足或有餽于四方輒生之常也若夫讀  
書之志不已則一軀之耿然寸心之耿然知數千百  
載之事遊數千萬里之地逢數千萬人之賢愚明三  
綱之倫通萬物之理佛老不能惑魔魅不能燒能辨  
義利能處貧富希顏子之樂于陋巷悟孟子之藐數  
仞之高堂數尺之椽題歟然後見山鼓筆作爲文章  
可與唐宋諸儒丈人行矣豈翅異於愚民而已乎哉  
此予之所以作寸碧軒記以期望於富部氏之意也  
辛巳六月某日記



古銅硯記

太醫半井瑞成丈人出一古銅硯曰此世世家寶而  
曾祖所授父也請作文記之嗚呼平居而對物則不  
覺物我之久速長短也至於存歿屢改而靜思則勃  
然與人亡器存之嘆予歲未滿五十閱和氣驢菴氏  
之歿三世矣曾祖任世翁予之所問醫也祖瑞玄公  
客居於予叔父西蜀之舍久矣父瑞壽公與予有隨  
之友也其聲音笑貌尚髣髴於耳目之間今視此硯  
之兀然不能不歔歔而浚下宜丈人之思而不忘也  
飛鳥之暫止于屋上猶有愛焉况銅硯之傳于永久

乎口澤之如存于杯圈猶有不忍飲焉况銅硯之堅  
確而歷幾手澤乎且硯之爲用也雖通四民在丈人  
之家猶如武人之有寶刀也磨墨於醫書濡筆於藥  
方勤學續芳之業療病救人之術自茲始矣然則不  
特丈人之家寶而已天下國家之寶也信非若今世  
所寶茶器浮屠墨蹟之比矣此任世翁貽厥懿孫之  
謀也歟丈人能體認之是爲記辛巳六月某日記

活所遺藁卷第七

活所遺藁卷第八  
 元和六年二月己酉朔戊寅火于京都三月己卯朔  
 壬午又如之有人告余曰屋燔三千人死不為少喪  
 其資者亦何其多哉爾後封貼火具於鼠皮樣者投  
 于屋上也日及三四次皆盜賊之所為也余聞而然  
 之曰連年不登桂玉騰踊闔國莫不皆然彼氓之蚩  
 蚩念與坐待凍餓而死不若免刑罰於十一之為愈  
 也方今層智末學者引柳子逐畢方文謂有元和之  
 變則火災不已殆乎請改焉余聞而不然之彼則畢

活所遺藁卷第八

元和火災辨

元和六年二月己酉朔戊寅火于京都三月己卯朔  
 壬午又如之有人告余曰屋燔三千人死不為少喪  
 其資者亦何其多哉爾後封貼火具於鼠皮樣者投  
 于屋上也日及三四次皆盜賊之所為也余聞而然  
 之曰連年不登桂玉騰踊闔國莫不皆然彼氓之蚩  
 蚩念與坐待凍餓而死不若免刑罰於十一之為愈  
 也方今層智末學者引柳子逐畢方文謂有元和之  
 變則火災不已殆乎請改焉余聞而不然之彼則畢

方見而譌火此則盜賊熾而投火是固名實既異矣此則覲富商大賈之所貯畜以至若此彼則永州北距長安三千五百里真南裔之國而柳子遷謫之地也柳子偶見時有此災記斯事耳矣誠非關天下之大事也以此謂唐元和中自有火災則可乎哉雖曰瞽史猶不載之况微國綱目乎是固不知大小與方輿之所言也悲哉吾邦之讀書者名實之不辨大小方輿之不知是故不能規諫吏於土者銜已所小知遂及罪歲之彌縱雖一歲九改其彌非復所能也大凡彼乳臭兒輩之於天變彗星也索諸隱僻之書妄言

吉凶吁不當其任而言其事豈律之所赦哉

論君

天之生斯民也蠢蠢焉芒芒焉又必擇一人有智仁勇者與之天下以君臨之乃若面聽其命焉否則率獸而食人人相食也往往然矣苟有此三者則天子不能奪之臣以與子堯之讓舜舜之讓禹是也天子之子不能奪之臣丹朱商均之甘心於事舜禹是也兄不能奪之弟伯父不能奪之從子泰伯仲雍之讓季歷傳文王是也父不能奪之幼以與長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舜禹文武亦公然受天下而

不辭也讓者受者共知天之命故也觀湯武桀紂之變以可知焉世降道衰以戰伐為賢然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太宗雖純粹清白不若聖人其世之豪雄無出于數君之右者故遂使彼成大業建成太子也建文正統也而智勇不及乎兩宗也遠甚宜殺其身貽嗤千載在一國之君亦當其任則不可辭也吳季札知讓之為美名而三讓似仁而非仁也不知兄諸樊夷祭夷昧之不賢姪僚光之悞躁狡悍而先祖之國可滅非智也不討亂賊袖手而野處非勇也春秋書名以貶之為此也由是觀之作天

下國家君者則天之所與之公心有在焉而非天子祖父父兄伯仲所得私奪也况他人乎

論死生

應府君命

死生何足論焉開眼則死生之理與形見矣花有開落木有榮枯燈有明滅氣有陰陽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出沒莫一而非死生也先儒所謂死生晝夜之道也斯言易簡而明白實上智之意也莊周曰死生亦大矣中人之意也佛者六喻謂如夢幻泡影露電下愚之意也三歲嬰兒得知焉何則佛老之徒愛生也甚於君臣之義大於父子之恩惡死也甚於來食之

嗟大於撻市之耻是故不肯爲犧牛而爲泥中之龜  
棄夷王之位而作獨夫或背恩而入山不顧父母之  
饑寒或出家而爲乞丐或忍辱以爲佛教皆免難避  
害之術偷安放慵之人也與忠臣義士爲君忘家爲  
國忘身豈翅千萬里孰爲知死生者乎哉忍垢包羞  
男兒之一事也有報君父讎者有平天下亂者有遂  
其志者有揚名後世者與忍辱而老死無益於國家  
不可同年而語孰爲知死生者乎哉自佛老觀之以  
死爲無常故深懼之苦一生於此事不繫人事於心  
替自吾儒觀之以死爲有常故不懼之而有意于三

綱之立廢雖然用舍行藏天也吾人所宜察焉丙子  
臘月廿八日書于南紀廣瀨家塾

鴻溝背約論

讀綱鑑補至鴻溝背約論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武人  
謂儒爲腐謂書生爲白面固其宜矣此是高帝良平  
之所以爲乘時機勤疲困制勝敗也而程子謂良爲  
不義甚何哉况復非原有儒者氣象趙雪航以爲市  
井狙獪欺詐之爲是何知之之晚乎在瓊山謂赴救  
父妻設或計不行而被害是非所期于戰伐之人不  
獨高帝良平也尹遂昌貶漢王不急於救父余謂視

棄太公猶棄敝蹤知其不請而還也故不請已三年待楚請和初分我一盃羹之言可見矣不急於救父所以急於救父而武將權謀之所在也劉友益褒漢王曰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余謂高帝非有心乎討賊特通曉勝敗之勢耳夫三軍編素假仁竊名鼓舞英雄之術也豈肯爲牧羊兒哉欲立六國後亦此意也是亦不可謂知高帝者惟韓文公詩爲能當實曰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甲申十二月在南紀作

愚愚齋說

賢賢之寶訓卜氏家之青檀而無間言焉然不賢人之賢之病根生乎不愚己之愚既不愚己之愚則怨君父冤朋友問天命禱鬼神貪名利之意無不時而萌焉無不屢而在焉豈惟在己而已乎不愚子孫之愚也敗家於目前貽笑於身後不愚妻孥之愚也叱吒之怒發矣挺刃之禍起矣於時俗亦宜有然者是故以愚愚名書齋非激也自省也遂大書于扁以爲朝暮之箴昔者醉翁之非非堂自作記劉壯輿之是是堂長蘇題詩嗚呼醉翁劉氏復當若余今日之趣

矣然余趣不能述焉將如歐蘇之不在何哉寬永丙子十一月廿一日書

人君明暗圖說

國君命僕鈔出人君明暗之實輒撮各十事對偶焉為圖說以進呈嗚呼明暗之所及不止斯十事十事亦循環無端雖然機務之暇覽焉則鑒古之一助也乎明則智也仁也勇也暗則愚也忍也怯也愚反智忍反仁怯反勇知人儉約能慎係于智避讒愛人大度係于仁勤勞聽諫任賢施濟係于勇忘已驕奢無憚係于愚嗜殺欺孤小黠係于忍矯逸立我疑人各

畜係于怯以為敘次如左寬永丁丑秋七月那波某

知人

人者萬物之靈也其難知也異于鳥獸草木器具等

儉約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夏禹之智而安民之第一義

能慎

文王之大智小心翼翼千載之後聖其揆豈有二哉

避讒

讒者便佞面諛者之所為則非仁君之所可鑒幸焉

愛人

仁之愛人智之知人先聖之格言固仁智之大用哉  
大度

褒漢高之量云爾吁若高帝則後世之一仁君矣乎

勤勞

夏禹之胼胝周公之吐握見義而為者人君之勇也

聽諫

知諫言之善者智也雖然知而聽者勇也故屬諸勇

任賢

知賢者鮮矣若能任而無貳則明君之勇何事若之

施濟

博施濟衆堯舜之所病人君而有志于此亦大勇也

忘已

遷居而忘妻子尚勝于忘已之身者吁愚之至極哉

驕奢

殷紂之峻宇雕牆隋煬之錦帆錦纜萬古昏愚類此

無憚

極滔天之惡取萬世之笑而無忌憚無燭螢之明也

嗜殺

無不忍人之心無不忍人之政則渭水之赤不一秦

欺孤



若魏文於獻帝隋文於靜帝者氣焰之熾虎而翼矣  
無不小黠  
 蕭王之慧黠如鼠如猿有慈愛之心者豈其如此耶  
 婦逸  
 婦逸酒色之樂而廢墮鼎鼐之勤暗弱之常也悲夫  
 立我  
 棄彼之是立我之非雖暗昧之有餘惟果敢之不足  
 疑人  
 嫌疑之於諸臣禍莫大焉范增之去兮項羽之怯也  
 吝嗇

印利不予與真王韓彭楚漢之勇怯今日之美譚也

丹波布

古今之人大都如丹波布河內木綿偶有蜀江錦者  
 欲售之市沽者聾盲不識其蜀江也定價與丹波布  
 同古之蜀江自愛重以待聰明之人有莘野民商若  
 傭夫涓水釣徒魚鹽擔夫五穀大夫牛角歌兒胯下  
 男兒隴西布衣及捫虱寒士之類是也又不知若邵  
 平斃于瓜田蘇雲卿歿于菜畝者幾多矣後之蜀江  
 不耐饑寒終饒而售既沽而後為已之有愈不識愈  
 不愛裁裂妄用如丹波布當是時蜀江自愧自悔不

亦晚乎抑不亦真蜀江乎

不備讀論語者

世人疑讀論語者之為昏愚輕薄諂邪慾以余觀之非可疑之事世人謂讀論語者未能讀論語也能讀論語者能識孔子之肺腸能識孔子之肺腸而為昏愚輕薄諂邪慾者古今海之內外未之聞焉譬諸豐臣大閣其智淺於孔子又我山川之人也一薨才四十年朝夕其左右者尚未死則可無讀學而一篇之勞而易識其為人且日本之武士曉於事為幾千人矣能識大閣之肺肝宜不過數人能識豪傑如

此其難矣况天性暗弱學術滅裂之徒豈能識二千年前他國之產大聖之孔子乎哉故曰不識孔子非讀論語者

見貓

汝不見貓之產數子乎傍母之久者不能捕鼠其形頰腰四足皆長尾特短而甚醜如視世之寵臣愛子也離母之速者如視孤臣孽子也捕鼠最早其形亦面腰前脰短而尾長俊逸之相悉具矣信矣哉孟子所謂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由是思之則願為寵臣耶厭為孤臣耶古今亂臣賊子多出於寵愛

之過莽操懿温趙高祿山是也幸不幸也難豫定矣人其慎焉

伴松軒說

主人諗余曰茶寮前有巨松可愛焉故號伴松軒請君為說曰松風之為湯候古人之所擬也主人豈為此而已哉能想棟梁之材耶將慕管鮑之交耶又園丁固之夢耶抑亦願歲寒而後凋耶必不出之數者主人其為奈何是為說

默室說

默者言之對也可默而默可言而言聖賢之事也莫

可以容嘴可默而言可言而默愚人之常也辱莫大焉然遇衰世向癡人也一言而不通二言而相猜三言而噴生四言而取誚災害百端不可述也一默而自解二默而獨笑三默而自樂於是乎默之吉亦大矣哉然後不聖賢不愚人得成一片之達人矣不亦奇乎哉遂名吾室以自警丙戌十一月廿九日

白氏文集後叙

詩文之稱於後世不知其數千萬家也至稱於當時則幾希矣况稱於外國乎夫文之粹也無若昌黎而當時有人必以為惡矣之言二百年之後歐陽永叔

始得之壁角之弊篋故不能無補綴考異之議詩之  
聖也無若少陵而當時有名豈文章著之句及唐之  
晚退之微之之輩始推尊焉亦不免有亡逸純繆之  
論韓杜既殆乎泯沒矣猶復不韓杜者乎獨白樂天  
何其幸哉當時則禮吏部舉選人皆以爲準的王公  
卿相無不讀其文孀婦倡妓無不詠其詞且長慶集  
五十卷微之編焉而敘焉後集二十卷自爲敘附長  
慶集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附其後是爲全集若夫  
其集之在廬山在東都在蘇州及洛詩洛中集因繼  
集劉白唱和集等雖盡在全集中無一不自記自解

焉於是乎補綴考異亡逸純繆又安在哉遂至栢其  
櫃詩其上矣夫自寶之如此人奉之如此宜哉稱於  
後世稱於外國也矣在雞林則宰相以百金換一篇  
所謂傳于日本新羅諸國於戲管右相者 國朝詩  
文之冠冕也渤海客觀其詩謂似樂天自書爲榮豈  
復右相之獨然而已矣哉昔者國綱之盛也文章亦  
盛也故世不乏人學非不粹大凡秉筆之士皆以此  
爲口實至若倭歌俗謠小史雜記暨婦人小子之書  
無往而不沾漑斯集中之殘膏賸馥專其美於 國  
朝何其盛哉嗚呼國綱之與文章俱廢而一變入于

禪林禪林嗜枯槁蔬筍之氣不識葷閣正雅之味以故斯集不行矣而後禪林之文亦廢矣哀哉天之未喪斯文也幸有我勝先生道德文章百世之偉人也林提學嗣武而起斯文勃興矣如拙親炙也聞先生之品藻古之人材也到於樂天則曰雖有朱紫陽之所謂口津津地之誚小家數之白俗元輕之異議好其爲人之醞藉愛其集語意之平易真率矣拙也雖有其奉佛之可疑讀其集則快活不可言也復願學者之周知焉故命劖氏以廣其傳又壯斯集之不苟也自校讎焉庶幾乎無誤歟且記一時之懷以貽

後人元和戊午秋七月丁亥朔那波某敘

遊靈山敘

安氏伯元子需酒食於靈山既而數子各就于列余實塊然其中矣且告曰吾子吾子聽余言之瑣瑣耶夫洛之諸山甲天下也措而不論東山復諸山之甲而其最甲秀東山者非茲山乎南山之廟愛宕之山洛陽之十萬戶杳靄景象之美舉在坐客俯仰之中時維二三月之交和風吹物鳥語欣欣桃花如浪山櫻如雲有名之樹無名之艸芬郁紅紫無不一物得其時矣况伯元子之酒旨而多伯元子之食醇而香

筆硯在右棊局在左且夫勝地若此良辰若此酒食亦若此則今日之遊不可謂非繁樂也然惟有是而已無奮激之心無善名之可傳則獸而搖鬚禽而終其生而已烏擊茲山之乂也不可知焉人之登茲山也其多矣復不可知焉然不聞功名文章之傳今日矣羊叔子峴山之歎可并按哉悲夫余及數子若不免搖鬚終生之類由是思焉嚮之可繁樂者皆爲我感傷之媒雖然知繁樂之可羞者則余及數子耶亦能擴充之而後可得全其所以繁樂之爲繁樂元和辛酉二月廿五日

帝王曆數圖敘

歲之丁卯客于武江也僑居蕭然無物累心偶愛諸葛深紹運圖之簡而易覽乃倣其體編一書名曰帝王曆數圖其間有據綱目源麟經革舊史者不爲不多試嘗述數條以竣明理者夫黜七女主而不帝之用呂氏武氏之例鑒牝雞之戒也是故兩行分註僅補曆數而已或曰天照太神女神而國朝之宗廟也如其不帝女何哉雖然有伊川先生女媧氏之議則勿以予爲博浪之第一機矣始帝大伴者用蜀漢皇帝之例也正統姦雄不待辨而明矣吁大伴久受

海東遺集  
卷之八  
三  
叛臣之虛名非豪傑之寃乎其不可不帝之之事實載在日本書紀懷風藻及警史兒女子之書書之吾豈好異矣哉亦有稟師說者死而有知則開笑於泉下古人之見不及于此何哉高野姬之廢帝猶如武曌之廢中宗是故用帝在房州之例繫在淡州二年於淡路帝建元年於受禪之明年者孝子之心天下之通禮謹始之常例也以此改正之者高野姬平城伏見花園崇光後光嚴後小松是也有以變例紀元年者應神舒明孝德天智文武聖武淡路帝光仁是也何則不欲假一年於女主也皆記元年之干支以

爲不可移之定數光嚴立於賊臣之手然非不宜帝之理後醍醐旣蒙塵海隅天下不可一日無帝矧有後嵯峨顧命之在乎顧命者何二子之孫遠覃萬世遞治天下二子者後深草龜山也斯言之不經南北相爭之前兆而似乎宋杜太后老婆老爺之溺愛少子貽禍後昆可不悲耶雖然二子之孫六七相繼光嚴光明豈不得守祖訓乎復醍醐之復辟也建元於光嚴之中年予誅偷兒而後青氈也南北離析之際帝王之一大變也不可無君子之論此唯循名因跡而已天智後園融稱光書即位於建元二三年或七

年之後何等政哉時俗之所弊歟編史者之過歟今夫不載天神地神何哉真儒不強言天皇地皇之類也崩後空位一二年或及三年其不汲汲即位上古揖遜之風可尚可仰哉且年號亘二帝者不少國朝之氣習而不可殫改也皆依舊書之保元之後兵燹數數好書不傳世况旅寓無便考閱者乎姑記一二以備遺忘烏翠自神武帝至今二千三百年無異姓竊神器者遣若齋然者齋此策謁大明天子當再

有仁宗之嘆若夫有夢江文通之五色李巨山之一雙則曆數圖必作他日秉筆學綱目之嚆矢

古詩百家選序

朝廷之文章一廢作古詩者鮮矣禪家之文章一廢賦八句者希矣睹夫古詩不爲上古之事則爲外國之物况於慕其古風辨其體制玩其筆力乎吾友西山素菴丈人有感激于此輯古詩百家選介書生宗允徵序於余披而閱之矧于漢蘇李終于明朝英髦百人各採一詩因憶昔京極中納言閑居小倉山莊懼歌詠之道墜撰百人一首萬年橫川叟憫詩衲之名滅撰百人一首蓋劬小倉故事也今丈人之用心豈復有他哉至若謂不分人中雞鶴不剖詩中砒玉



則不能無覽者之異論譬諸五味所嗜人人不同也  
蕭統之編集尚然丈人無傷焉可也

活所遺藁卷第八

